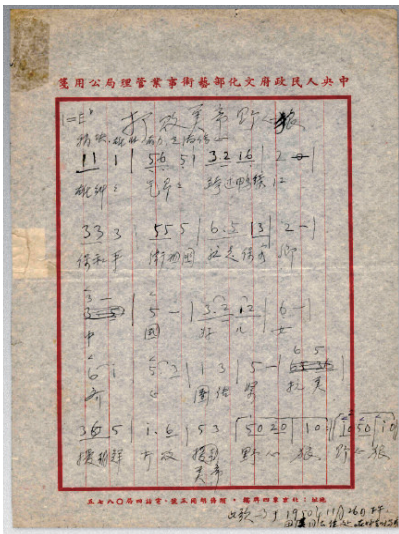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初创谱曲手稿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华大地上曾经有这样一首歌，几乎人人会唱、家喻户晓，这首歌也唱响了近70年，它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它的歌词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70年过去了，今天人们唱起它来还会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还能让人斗志昂扬！是因为这首歌写出了当年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打败侵略者的坚定信念，写出了英勇的志愿军战士为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家国情怀，写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军人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强决心，写出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崇高信仰！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一位志愿军老兵，麻扶摇。1950年麻扶摇任志愿军炮兵第一师第26团5连指导员。这首歌的歌词创作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赴朝作战的前夕，我的父亲门板也是1950年10月第一批入朝、两次荣立三等功的志愿军老战士，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八师回忆录》中讲述的一段史实，正是这首歌词诞生的历史背景。

1950年7月，驻守中国北部边陲

听父亲讲那过去的故事——

志愿军战歌是这样创作的

□ 门晓红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然从垦荒生产转入备战练兵。看到自己亲手种下的大豆高粱就要成熟了，却要放弃掉这些丰收的果实，战士们非常不舍。有的战士出现抵触情绪，有的战士还存在恐惧战争的心态。

我的父亲当时任志愿军炮八师宣传科干事，他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炮八师各单位是1950年3月分别由湖南省、广东省长途乘火车，到密山县垦荒生产的，至1950年7月份，大豆长势良好，丰收在望，但突然由和平生产转入练兵备战，许多人思想上转不过弯子，是可以理解的。

1950年8月，师党委在通化市政府附近的一座大礼堂里召开全师排以上干部参加的庆功动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表彰了生产建设中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同时动员部队立即转到练兵备战的状态中。王珩师长、李振邦政委都讲了话，肯定了垦荒生产的成绩，并发出迅速投入练兵备战的号召。在这次大会上，师首长特别强调了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情况下战争的必然性，尤其是批判和平麻痹情绪，说有的人认为垦荒生产就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就可以“解甲归田”，回家享太平了等等。

在庆功动员大会之后，各连纷纷召开班、排会议，检查对照和平麻痹思想的表现，要求迅速掀起练兵热



潮，准备打仗，保卫边防。

各连的板报、墙报都围绕准备打仗的内容出刊。连师政（师政治部）的油印报纸《迈进报》也围绕准备打仗的内容编排稿件，推动练兵。

在迅速掀起练兵热潮之后，师政多次召开政工会议，研究部队的思想状况，研究制定措施，将部队思想提高认识到认识美帝本性、仇视美帝罪行的水平上来。宣传科编印了一些美帝罪行的资料发到各连队作为教育部队的参考资料，《迈进报》上也刊登了一些美帝罪行的资料，供连队战士选读。

宣传科长杨祚铭提出：要在连队广泛开展讲战斗英雄故事的活动，要求战士树立革命英雄主义，要求每个

战士能简短地讲出两三个英雄人物的故事，如刘胡兰、董存瑞等人的故事。

除了进行政治教育外，党、团组织积极开展各项活动，端正准备打仗的态度。当时，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刚刚在部队展开，吸收了众多的青年战士入团，对推动准备打仗的工作，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这天，各连抽出部分战士，参加通化市委、通化市政府召开的庆祝大会。会上听取了市委领导张雪轩的报告和各界代表的发言，会后参加游行，使战士受到一次同群众心连心的教育。当时群众呼喊的口号是：“反对美帝侵略朝鲜！”“美国佬从朝鲜滚出去！”等

闻一多的篆刻往事

□ 周惠斌



部古籍卖给学校图书馆，换钱买来。目睹闻一多每况愈下的贫困生活，朋友们怂恿他以“治印”谋“开源”之道。闻一多思虑再三，欣然接受了大家的建议，篆刻印章，添补用度，他对夫人高真说：“我还有一双手，别的劳动不会，刻图章的力气还有呀！”

浦江清教授为此事特意撰写了一篇文章斐然的骈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校长梅贻琦获悉后，与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沈从文等11位教授拟出援手，具名推荐。

1943年秋，闻一多委托昆明城内青云街、华山南路、正义路上的多家笔墨店，在显眼位置张贴治印启事和润例，并代收印章。自己则备了一张桌子，在街头摆起地摊，镌刻图章。据吴宗济在《补听集》中披露，当年他亲眼看见闻一多在路旁铺了一块旧布，上面放上十几方图章石和刻章，盘腿半蹲坐在小板凳上，他不敢惊动闻一多，低着头匆匆而过。数日后，慕名求印的市民接踵而至，络绎不绝。但印摊摆了没多久，闻一多就被朋友们劝了回来，让他在家里“设点”治印。

闻一多刻印，专心致志，废寝忘食，但究竟刻了多少印章，已无从统计。不过，自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的两年多时间内，仅印谱上就留下了1400多方印，接近每天一方。

闻一多操守极严，当时的权贵要人附庸风雅，请其刻印，许以丰厚润例，他断然拒绝。可是，当平民主义运动组织需要印章时，闻一多分文不取。1945年10月，西南联大成立时代评论社，出版《时代评论》周刊，他连夜赶刻了一枚“时代评论社章”，边款为“评论社成立之夕，吴略捐石，闻一多刻印。卅四年十月二日昆明”。据考，这是闻一多传世的唯一隶书

印。闻一多牺牲前一月还熬夜为民盟云南支部赶刻了4枚应急用章。

冯友兰、吴晗、浦江清、朱自清、吴有训等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都得到过闻一多篆刻的名章或藏书章。赠送给华罗庚的印章，边款为“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伦，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二角”。华罗庚视若珍宝，30年后仍能完整背诵下来。而为好友孙毓棠篆刻的名章亦别有意义，其边款“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矣，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挾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字里行间真实地刻画了他与华罗庚、孙毓棠之间同患难、共甘苦的深厚友情，以及高度统一的爱国热情，传为印坛佳话。



闻一多刻章

从庞贝古城看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 戎章榕

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几位朋友来到了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对庞贝，自然早有所闻。庞贝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是意大利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古罗马城市遗址。亲眼所见的古城，更生動更有历史感，也由此产生了一种感触：庞贝古城的修缮和保护，对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很有借鉴意义。

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爆发，不到一天时间，就将位于火山东南大约10公里的庞贝古城掩埋在火山灰下。

在我们进入“庞贝废墟”门口时，看到不远处搭建的钢管支撑的脚手架，发掘保护工作仍在继续。排队的人群中不免有人发出感慨，觉得意大利人做事有些慢。

是的，早在16世纪，意大利人就发现了庞贝的遗迹，但直到1748年，才开始有组织地考古发掘庞贝古城，200多年过去了，发掘保护工作尚在进行中，迄今只完成了三分之二的古城遗迹发掘。

1997年，庞贝、赫库兰尼姆及托雷安农齐亚塔考古区一并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显然，意大利人在这之前和之后持续不断地为之付出，并非仅仅是为了这块“牌子”。面对掩埋地下近2000年的65公顷的古城池，用20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发掘保护，他们都认为并不为过。

然而，也正是这块“牌子”，给意大利带来了更多的荣耀。

2012年，一项被命名为“伟大的庞贝”修复计划，由欧盟拨款1.05亿欧元用于整个遗址的修复工作。其任务主要包括：减少遗址公园内的水文地质风险，巩固墙体结构，对装饰进行修复，完善视频监控系统等。

维苏威火山在顷刻之间将庞贝古城完好地掩埋下来，意大利人却用了200余年将庞贝古城完美地呈现出来。在参观中可以看到修复、加固的痕迹比比皆是，有的地方完全禁止参观者用手触摸，还有工作人员把守、看管。这绝不仅仅用“慢工出细

活”来解释，而是对于精神家园的精心呵护！这也绝不是一个庞贝古城的幸运，而是能够充分感受到意大利人对于世界遗产的重视与珍惜。

庞贝古城遗址的重要价值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庞贝古城自身的价值，二是庞贝古城保护与利用对于世界的借鉴价值。

庞贝古城为今天的人们了解古罗马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提供了珍贵资料。能容纳近2万人的竞技场、100多家酒吧、30多家面包甜品店、可容纳5000人的大剧院、铺着整块大石板的步行街、雕花石砌的水池和精美的壁画……以及令人惊奇的出土文物与建筑遗迹残留的信息，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这一切，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对灾难的警示与反思。短短的18个小时掩埋古罗马的第二大城市，也将20000多个生命永远地埋葬在那里，历史的瞬间就定格在那里，2000多年后，那种深彻的、无与伦比的震撼仍然能让现场到访的每一位游客感受得到。

庞贝古城属于意大利，也属于欧洲，更属于全人类。是灾难毁掉了庞贝古城，也是灾难成就了庞贝古城——使之永恒。永恒来自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意大利人的文化意识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早。政府于1975年设立了负责全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最高机构——文化遗产部，遗产部下设出土文物、艺术品、古建筑等18个保护局，直接管理全国各地的重点遗址、考古区、古迹、文物和博物馆藏品等工作。这种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价值呈现为：远去的是历史，长存的是文明。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要有考古内容作支撑。考古遗址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遗产，蕴含了古代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具有种类多、规模大、价值高和影响深的特点，往往是古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缩影，体现着历史发展脉络，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考古遗址如何保护？在庞贝，几乎看不到对遗址的整体复原性展示，而很多考古发掘的现场正在进行。考古遗址公

也是同一天，著名音乐家周巍峙翻看《人民日报》时，看到了这篇文章，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发自肺腑的豪言壮语所感动，他当场谱上曲子，并用原有的一句话：“打败美帝野心狼”作为歌曲的名字，发表在1950年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铿锵有力的旋律，朴实真挚的词句，这首歌很快被全中国人民传唱开来，同时这首歌也得到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这是一首志愿军战歌。周巍峙又受到启发，索性把歌名改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并将原词“抗美援朝”一句去掉了一个“鲜”字，再次发表时，把词作者写成志愿军战士，曲作者写上自己的名字周巍峙。很快，这首歌跨越万水千山又唱到了朝鲜战场上，唱到了麻扶摇所在的部队。战友们惊喜地问麻扶摇：“这不是你写的词吗？”麻扶摇平静地说：“不知道是不是我写的。这两个字‘跨过’，肯定不是我写的。”他当时认为，这几句歌词，谁都写得出来，它表达的是所有志愿军官兵的共同心声。

1953年，在全国开展的群众歌曲评奖活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获得一等奖。为了给作者发奖，经多方查找，在志愿军炮一师找到了麻扶摇。从此，这首歌的词作者才写上他的名字。

2019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入选了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今天，抗美援朝的硝烟战火早已散去，我们再次唱起这首歌，仍然可以唱出中国人民不畏强敌的豪情壮志，也让我们更加怀念那些为保家卫国、保卫和平，奉献生命与青春的志愿军战士们！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园的核心是遗址，而遗址能不断得以深化的根本动力是细致精深、持续不断的考古工作。失去了考古发掘的遗址，就失去了最为珍贵的生命活力。公园到处可见，考古资源却不可再生。由此看来，庞贝古城发掘工作根本不是快与慢的问题，更不是意大利人做事的“慢条斯理”，而是他们以不断更新的考古发现作为公园存在的支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庞贝遗址的官方网站上，都可以查阅到历年考古工作的进行情况和最新成果，就是很好的例证。

庞贝古城代表了意大利世界遗产保护成就。意大利国土面积30万平方公里，人口仅有6000多万，却拥有如此丰富的历史、考古及艺术资源。更为可贵的是，具有高度的全民保护意识、完善的法律保护制度和先进的保护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方面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申报，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今天到访意大利，看到的不光是庞贝古城，还有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与巴洛克时期的诸多古迹，基本上都是二战后修复的。战后的意大利尽管经济萧条、百废待兴，但在意大利人眼中，保护文物才能保护生活品质。面对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他们认为这才是城市的形象和灵魂，也是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和竞争力。因此，二战结束重建时，第一个纳入修复计划的就有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的遗址遗迹，公众对其蕴含的文化价值有广泛的共识。

在今天的世界范围内，灾难性遗址还有更多，比如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印尼日惹默拉皮火山、美国新奥尔良、英国伊亚姆等等。庞贝古城考古发掘的时间很早、周期很长，其中的经验能够给世界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为灾难性遗址保护提供不错的范例。

